

〔清〕全祖望輯選

續甬上耆舊詩（上）

沈善洪審定 方祖猷 魏得良等點校



〔清〕全祖望輯選

續甬上耆舊詩（上）

沈善洪審定 方祖猷
魏得良等點校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續甬上耆舊詩/ 沈善洪等點校.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03. 10
ISBN 7-80633-574-9

I. 續... II. 沈... III. 古典詩歌—中國—古代—
選集 IV. I222.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75263 號

責任編輯 呂鳳棠
出版發行 杭州出版社(杭州市曙光路 73 號)
電話:(0571)87997719 郵編:310007
印 刷 杭州錢江彩色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850mm×1168mm 1/32
經 銷 新華書店
字 數 2300 千
印 張 90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80633-574-9/I·10
定 價 230.00 元 (全三冊)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本社發行部聯系調換

序

全祖望（1705—1755），字紹衣，號謝山，自署鮑埼亭長、雙韭山民、孤山社小泉翁，學者稱謝山先生。浙江鄞縣（今寧波市）人。清前期史學家、經學家、文學家。阮元曾說：“經學、史才、詞科三者，得一足以傳，而鄞縣全謝山先生兼之。”（經史問答序）全氏屬黃宗羲開創的清浙東學派第三代承前啓後的重要人物。他的哲學思想遠紹王陽明，近承王學改良派黃宗羲及李紱，故梁啟超稱他爲“王門後勁”（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他之學“淵博無涯涘，於書靡不貫穿”（阮元國史儒林傳），而尤留意於鄉邦文獻，故又是清浙東學派的文獻學大家，他是清雍正、乾隆間一位傑出的思想家。

全祖望短短五十年的一生，三箋宋末王應麟的困學紀聞，七校水經注，增補黃宗羲未竟之宋元學案，而以所作鮑埼亭集著名於世。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鮑埼亭集中有關明末清初寧波地區抗清志士人物傳記，恰恰是他廣求家鄉桑海遺聞、故家文集的資料爲基礎而成。全祖望晚年搜集、整理這些資料，取名續甬上耆舊詩。黃宗羲友人兼弟子李文胤（字杲堂，後以字行），輯錄自春秋至明隆慶、萬曆年間甬上詩集，題名甬上耆舊詩（四庫全書著錄），全祖望則繼其明末清初因忌諱未輯者而輯之，並賡續以李氏卒後至康熙、雍正間甬上詩集，故冠以“續”之名。

續甬上耆舊詩收甬上詩家近七百人，人爲之傳，輯選古今體詩一萬五千九百餘首，短文近百篇，共約一百二十五萬字左右。人稱此書“於桑海之變徵，太平之雅集，凡爲鄉黨所恭敬而光芒未闡者

畢出，真有大功於名教者也。”（董秉純謝山先生年譜）“是書闡發忠烈，表彰貞逸，於鄉邦一代文獻，關係尤巨。”（黃維煊跋續甬上耆舊詩）“發揚幽潛，以詩存人，於桑海之變三致意焉。”（劉光漢全祖望傳）他們都談到此書的價值，然要深入瞭解此書價值，首先必須瞭解此詩集所反映的時代背景。

明末清初，是“天崩地解”的時代，北方落後的女真遊牧民族崛起，趁中原地區地主階級與農民激烈斗争兩敗俱傷的時候，舉兵入關，如風卷殘葉，橫掃黃河流域各省。南方長江中下游一帶，原來工商業發達，商品經濟繁榮，士民思想比較解放，但由於南明小朝廷政治腐敗，內鬥不絕，雖抗清義軍四起，不可能團結軍民，組織有效的抵抗。清軍飛渡長江天塹後，迅即揮師南下，直抵兩廣。在清軍征服過程中，由明末劫掠財物，虜掠人口，發展到屠城、洗山、清海、遷界，所至之處，土田荒蕪，城市破殘，人口劇減，一片荒涼，中國處於歷史上少有的悲慘境地。不少親歷其境者，或秉筆實錄，或沉思回憶，或行吟悲歌，這段時期野史之多，為歷史上所少有。但他們多以一人、一地、一時，從一個方面反映這一歷史悲劇，以全面性來說，皆不如續甬上耆舊詩之完整。民族的苦難，使憤怒出詩人，甬上詩人各以憔悴枯槁之音，發泄自己胸中的壘塊。全祖望把這些詩史彙輯成集，較全面地反映了“天崩地解”時代的這一幕。

所謂甬上耆舊詩，並不表示這些詩僅記載甬上之事。甬上的“耆舊”，宦遊四方，目有所睹，心有所蓄，見之於筆端，所以其價值從空間上說，非局限於寧波一地；從時間上說，經歷了百餘年滄桑。這萬六千首詩，大多數記錄了這段時空變遷的歷史，其性質屬於史詩，其戰火染天，哀鴻遍地的畫面，足以補史書之不足。如關於明末天災的，有李文靖大水，周元懋志感，朱基昌風雨，陸寶加賦行等等，為數不少。關於涉及明末農民起義的詩，有葛世振襄陽變，林時對獻難諸公、閻難諸公，陸寶悲劍門、齊魯變等等。反映明清之戰的詩為數亦不少，如葛世振遼西士卒苦寒吟，林時對東難諸公，董

德僞聞北師直趨臨清，錢光綬和吳次尾應箕無鷄行等等。詩集也有關於明末黨爭的詩，如盧宜的和林殿揚先生寄劉永侯御史東林餘孽歌，歷述自萬曆、天啓、崇禎乃至南明福王、魯王時東林與浙黨、奄黨之爭，又有錢光綬酌中雜咏等。

續甬上耆舊詩保存最多的是浙東地區抗清史詩。寧波地區抗清鬥爭長達二十年，自順治二年(1645)錢肅樂和六狂生等在城隍廟起義，經錢塘江畔的畫江之役，寧波的翻城之役，王翊、馮京第等的四明山立寨，舟山之戰，張煌言與鄭成功聯軍的再克舟山，直到康熙三年(1664)張煌言被捕犧牲止，發生了衆多可歌可泣的事跡，這些事跡在詩集上都有反映。如王藥師聞諸路兵信，李文靖江上，陸寶稅僧、稅舟，董德僞五哀詩、續九歌悲舟山也，徐鳳垣戈船行，乃至林時躍甲辰九月張大司馬蒼水正命西冷赴奠於岳于二墳之間歌以當哭等，都可以補史書之不足。且舉二例：一爲馮京第乞師日本事，除詩集中馮京第小傳外，詩共三首，即全大程南中信至，葉謙敬跋先將軍忠勇卷後，全吾麒日本乞師使者返棹，皆可與黃宗羲日本乞師記一文作佐證；一爲浙東遷界詩，謝國楨作清初東南沿海遷界考，其所收遷界詩文無一涉及寧波地區，而詩集卻收有多篇，有屠粹忠甬江歌，張鶯插界、巡海，董守諭見招寶山觀海有感。詩中所述甬東舟山遷界不止一次，而遷界與海禁並行，所遷之處，焚掠一空：“去年徙舟山，萬室入蛟門”，“小兒饑索飯，老羸卧樹根；伶仃棄溝壑，十口無半存”(插界)，何等淒慘！

詩集還反映了明東南地區劉香、鄭芝龍的海盜活動和倭寇之亂，以及楊應龍、奢崇明、安邦彥的叛亂，登萊事變，東陽許都起義，明末社會風尚、民俗和經濟生活。值得注意的還說明清初甬上詩社的盛行。清楊鳳苞說：“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職，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結爲詩社，以抒寫其舊國舊君之感，大江以南，無地無之，其最盛者，東越則甬上，三吳則松陵。”又說：“甬上僻處海濱，多其鄉之遺

老，間參一二寓公，松陵（松江）爲東南舟車之都會，四方雄俊君子之走集，故尤盛於越中。”（秋室集卷一書南山草堂遺集）其實不然，甬上詩社，最早當爲順治二年（1645）全美閑、楊文琦、文瓚兄弟等十餘人之棄儒社（鮚埼亭外集卷八族祖輩翁先生墓誌），比順治七年（1650）歸莊、顧炎武等所結松陵驚隱詩社還要早五、六年。甬上至康熙十七年（1678），尚有高宇泰等所結南湖九子社，而驚隱詩社終於康熙三年（1664），要比驚隱詩社遲十四年。這段時間，寧波所結詩社甚多，如西湖八子社、七子社、南湖五子社、榆林四子社等等，甚至萬斯同所結策論之會，他們除煮酒論文外，尚詩歌唱和。有很多甬上詩社，社名已不可考，故甬上詩社應盛於松陵。這些明遺民的憔悴枯槁之音，續甬上耆舊詩皆有選錄，爲中國文學史留下寶貴的一頁。

綜上所述，續甬上耆舊詩從第一手資料的文獻價值而言，確超過了鮚埼亭集。

梁啓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清代史學極盛於浙，鄞縣萬斯同最稱首出，斯同則宗義弟子也。”“其後斯同同縣有全祖望，亦私淑宗義，言文獻學者宗焉。”黃宗義、萬斯同皆欲廣修明末清初鄉邦文獻而未果，全祖望所輯此詩集出，可以說竟黃、萬未竟之業，這是續甬上耆舊詩文獻價值的歷史體現。

除文獻學價值外，詩集另一個重要價值在於可以窺見全祖望本人的思想以及他的史學、文學觀點和高超的寫作水平。詩集雖爲全祖望所輯而非他所作，不過該書的體例是所選詩之前，全氏皆親作小傳列於前，偶或對作者予以評論。有些詩雖未選入，但其中頗有佳句，全氏則在所輯詩後予以摘錄。全祖望爲何要選錄這些詩？除資料所限因素外，爲何對作者小傳有詳有略？他付予什麼樣的感情來選輯詩集和書寫小傳的？或他選輯的標準是什麼？從這些問題中，確可見全氏本人的思想以及他的學術觀點之一斑。

全祖望選輯續甬上耆舊詩的原因，與他祖上參加抗清鬥爭有

關。他的祖輩參加過順治二年和三年的畫江之役，事敗後繼續奔波於山海之間，與海上的張名振、張煌言部暗通消息。其曾祖全大和、全大程兄弟因順治五年的翻城之役，幾罹於難。祖父全吾麒亦參加定海（今鎮海）柴樓山武裝抗清。族祖全美閑于康熙元年被逮至杭州暴卒。此外，甬上兩位著名的民族英雄張煌言和錢肅樂與全家皆有親，其它抗清志士如五君子、六狂生等亦與全家有深厚的友誼。抗清失敗，全氏一族各家破人亡。全祖望自幼即聞父祖輩向他講述的甬上抗清事迹，使他留下深刻印象。十四歲謁學宮，見鄉賢祠中有出賣抗清志士的謝三賓神主，對人說：“此反覆賣國之亂賊也，奈何污宮牆！”立即擊碎于地（董沛全祖望傳）。族祖全美樟臨卒遺言，要全家世世祭祀張煌言，全祖望謹慎遵守而不敢違。所以，全祖望史學思想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表彰氣節。他對明末個別學者認為理學是醇，氣節是粗的論點，斥為“懦夫”（鮑琦亭集外編卷十九羅文毅公畫像記），認為歷史人物“全在其忠貞大節”（同上書卷二十九劉揚優劣論），他激烈反對毛奇齡“忠臣不死節”的觀點。這種氣節論處在明清之際的特定歷史條件下，自然強調民族氣節。全祖望極重視“晚節”，指斥原復社首領錢謙益在南京獻妃降清的行為為“晚節狃媚”（同上書卷三十三錢尚書牧齋手迹跋）。他正是以這種思想作為小傳詳略和詩集取舍的標準。

如卷十二馮侍郎京第小傳，是詩集中較長的小傳之一，歷述馮京第多次敗而復戰的抗清歷史，最后被捕，慘遭支解。全祖望評曰：“嘗謂公平生大略，極似晉之劉琨，其忠同，其屢蹶屢起同，其家難同。”“然要之其志可哀，其節不可沒也。”這裏所說的“節”，實即民族氣節。又如，關於奄黨一類人物，他在卷四十五選有陳朝輔、周晉昌、水佳胤三人的詩，這三人“皆挂黨論，而陳、周名麗爰書”，他說：“予之采詩，以人為重，故於三君，深有遲疑”，猶豫不決。但“既而三思，三君始雖失道，及夫玄黃戰野，廟社為墟，而三君者，或傾家輸餉，或竭力戎行，蕉萃江潭，甘以亡國大夫自處，則亦可謂善持其晚

節者矣。”他正因三人在明亡后不失民族氣節，故仍選輯其詩。所以李元度指出，全祖望“廣修粉社掌故，桑海遺聞，表章節義如不及”（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四全謝山先生事略）。

梁啟超非常喜歡讀全祖望文集，說其文“真可謂情深文明，其文能曲折盡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八）全祖望文之明，正在於情之深，這種“情”，我們可以從他在貧病交加下艱難地搜羅文獻中清楚看到。他的弟子蔣學鏞在樗庵存稿·續耆舊集題詞中說他搜訪家鄉文獻情況：“先生念自明季迄今又百餘年，不亟爲搜訪，必盡泯滅，乃遍求之里中故家及諸人後嗣，或闕不肯出者，至爲長跪以請，其餘片紙隻字，得之織筐塵壁之間者，編次收拾，儼成足本。傳中各爲表其大節，記其軼事，往往姓氏已淪狐貉之口，一經選錄，其詩傳，而人亦與之俱傳，遂令蒼磷碧血，苦槩貞松，無不湧見鬚眉，呈露芒角。”全祖望不僅“長跪以請”，而且雖“大暑走烈日中，窮冬冒風雪重趼，不惜也”。他有一次爲求管道復詩而不得，管氏後人卻上門携稿來售，索價“四金”。此時全祖望自己也無錢舉火，饕殮不給，正在無計可施的彷徨中，忽有友人送贈款，數目恰好四金，全祖望立即如數付與，也顧不上自己挨餓。如果沒有對抗清志士和明末遺民的深厚感情，他是不可能有這種不顧個人的執着精神的。他的這種感情，正是被志士們“蒼磷碧血、苦槩貞松”的民族大節所喚起。

這種感情亦流露於所作小傳中，我們仍以馮侍郎京第小傳爲例，馮京第立寨四明山，母、妻、妾、子皆爲清廷捕殺，性格因而嚴厲，文中這樣描述：“每與諸洞主議事，多所不合，則佗僭仰天良久，裂眦拔劍斫案而起，時因呼爲馮斫案。”“公自喪太夫人，矢志茹素，不近媵妾，與士卒同甘苦。每日再食，惟一鹽，寒則解衣與卒，自裹衣絮，傲冷暴露霜雪中，得一粟必與士卒共之。”順治七年，清大軍南北夾擊，因叛徒出賣被捕，“則已委頓骨立矣。及至帳中，蹶然而起，挺立不屈，鞭捶雨下，掠之乃撲於地。”（續甬上耆舊詩卷十二馮

侍郎京第)其堅毅不屈性格，躍然紙上。清人張維屏在聽松廬文鈔中說全祖望“其行文頓挫激昂，自有不可磨滅不可遏抑之氣”，他指出：“按國朝儒家別集林立，當以先生爲第一。”(見平步青樵隱昔嶼卷十四鮚埼亭文集跋尾)馮京第小傳雖未收於鮚埼亭集，然其文學價值可以說爲全氏文集中所有傳記之冠。

從全祖望對作者的評論，亦可以瞭解他的一些文學觀點。全祖望主張詩文應表達作者的“心氣”、“雖欲粉飾而不可得”(鮚埼亭集外編卷十九宋文憲公畫像記)，也就是說，應直抒胸臆，這是浙東學派文學觀點的特色。浙東學派所說胸臆，指的是詩人憂國憂民的民族感情和對家國的抱負，而非局限於個人小天地的感情，因此全祖望反對明末鍾惺、譚元春主張的竟陵派，這一派所說的“性靈”，只是作者的幽情單緒；從形式上，爲追求詩詞的求新求奇，刻意雕琢文句，流向艱澀隱晦的風格。全祖望瞧不起這一文學流派，說：“竟陵詩爲公論所最詆”，“竟陵當承平之世，忽墜入鬼趣，是謂無疾而呻吟，所以爲亡國之徵。”(續甬上耆舊詩卷二十五周貞靖齊曾)對於北宋的西昆體，由於只追求辭藻的華美，對仗工整的外在形式，缺乏胸臆中真實的“心氣”，他也反對，他說李文純的詩，“忽近長吉，忽近香山，忽近盛唐諸公，蓋兼有諸體之勝，惟所作艷體摹西昆者，予不諫。”(同上書卷四十六耕石老人李文純)他更反對寫兒女私情、女子容態、風格綺麗的香奩體。管櫔著閨麗詠詩集，他看了後說：“予雅不喜香奩體”，原擬不錄，後因人“強予破戒，以備詩格，且存其人，因錄次之。”(同上書卷十八雪鴻山人管櫔)上述詩評，雖吉光片羽，然亦可窺一斑而見全豹。全祖望最後還是輯選了他們的詩，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如周齊曾不但是一位拒絕清廷之徵，至死不入城市的著名遺民，而且其詩“直于天問、大招之外，另辟一種文字，雖從竟陵入手，非竟陵之心城血路可語也”。至於管櫔，則由於他發現其詩集中有悲遼東一首，他說：“則又恍然韓學士之志節，固不當以綺語貶價也。”他還是從“氣節”着眼，採錄他們的詩。

上海古籍出版社於 2000 年 12 月出版了全祖望集彙校集注，收有全氏所著鮑埼亭集（包括內外集和詩集）等六種。今天，續甬上耆舊詩又與讀者見面，除他的水經注之校，困學紀聞之箋，宋元學案之增補外，這兩者相合，基本上可以說成為全氏的全集，對全面地、深入地研究全祖望的學術思想，極具價值。

本詩集共分上、中、下三冊，由方祖猷、魏得良、孫如琦、方同義四位教授校點，他們都長期從事研究和整理古籍。其中前三位是我的同窗好友，他們希望我能對此書加以審定并作序，我雖無此水平，只得勉強從命。

本書承蒙世界藝術文化振興協會（The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or Arts and culture）會長深見東州先生提供出版經費。全祖望後裔寧波全能柔先生亦熱情予以贊助，寧波市社科院在資料上提供幫助，在這裏深表感謝。

沈善洪

二〇〇三年七月

原 序

吾鄉全紹衣先生以浙東碩學，任一代文獻之重。是編輯於晚年，係續臬堂李氏耆舊集而作，自隆、萬迄明季，得詩八十卷，國朝順、康間，得詩四十卷，總凡六百家，選錄古今體詩一萬五千九百餘首，其小傳多載遺聞軼事，爲野乘所未見，習鑿齒襄陽記、元裕之中州集二者兼之矣。稿甫成而先生歿，門下士蔣樗菴、董小鈍、盧月船、張望槎諸公各錄副本，詳略互異，別風淮雨，日久沿訛。道光戊戌，徐柳泉舍人因而釐正之，三校既畢，繫以題詞。同、光之際，外舅鎮海謝遜聲廣文，據徐氏所編次者，參考他本，錄成全書，博諮諸宿學，隨時審定。及任金華學官，携之行篋，未獲付雕，身後幾爲有力者所得。余在甥館久，深知外舅一生心血萃於是編，爲償其值而保存之。嗣官京曹，卒卒尠暇，如是者有年。吾師陸鎮亭編修亦得黃氏鈔本，集諸家舊藏，招及門分別校錄，嘗假余所藏謝本詩目，參訂成帙，望是書之印行，非一日矣。蓋吾鄉藏是書者，以謝、陸兩本爲最完備，而谿上馮貞羣孟顥留心掌故，所蒐儲舊本又不止一家。年來時局變更，余垂垂老去，深恐長此沉霾，無以竟後死者之責，爰發大願，謀刊斯編，出所藏靈蕤館本，假陸氏本重加校勘，復得馮君隨時考訂，余率瓚兒躬預校字之役。卷多費鉅，則集同人函請邑長平陽王君理孚，酌撥地方餘款，藉資開始，而以將來售書所入，彌補刷印之費。始事丁巳仲秋，竣工戊午歲杪，蓋成書之難如此。今距全先生續輯之時，已百七十餘年，而徐、謝兩先生先後捐館，亦數十年矣，幸鎮亭師巋然健在，猶得就而質疑，而一時同志分任校讎，遂

成鄉邦盛舉，使前賢之浩氣英光，久而表襮於世，庶足以告慰先民，
傳示後進也乎！戊午季冬月，邑後學梁秉年識。

點校說明

一、全祖望所輯續甬上耆舊詩有多種版本，其中以清咸豐年間靈蕤館謝駿德氏藏本最爲精詳，民國八年，由梁秉年假他本重爲校補，請張美翊審定，馮貞羣編次，由四明文獻社出版，這次點校，即以此爲底本。

二、底本中空缺字，多數因原書蠹蝕、字迹漫漶不可辨識所致，也有因避清諱而有意空缺者，點校中有能根據他本填補者，盡量予以填補。填補之字加方括號〔〕，不另作校注。

三、底本中因避清諱所改之字，徑改回原字，如：太元、元甲、元穹、元談等“元”字，皆改成“玄”；缺筆者補足筆畫，如：弘、弦、胤、顥等。

四、底本中明顯之錯訛字，則徑予改正，改正之字加方括號〔〕，原錯訛字加圓括號（），以示區分，不另作校記。

五、書中古字、通假字，仍依底本，不作改動；異體字以及版刻中之常見誤字（如：己、巳、已、戌、戊等），則改爲通行規範漢字。

六、原底本“間”、“閒”、“閑”三字并用，今根據文意，分別改爲“間”與“閑”，而不用“閒”字。

七、本書使用新式標點符號，凡人名、地名、書名，不分全稱、省稱，均標人名、地名號與書名號。其中如“長安”，有時用作京師之泛稱；“桃源”、“白社”用作隱居之泛稱；“大阮”、“小阮”用作叔、姪之

通稱，一般情況下仍標地名、人名符號。凡對話及引用（包括節引）經史原文，均加標引號。引號用“”、“”（雙引號內之引號）表示。但不用破折號與刪節號。

八、本擬增編詩篇名目錄及作者人名、詩篇名索引，以便查檢，因受篇幅限制而未果，懇請讀者諒解。

點校古籍是一件十分細致、複雜而又艱辛的工作，由於水平所限，書中錯誤或不當之處，敬請讀者、專家批評指正。

原 凡 例

一、是編爲全氏未竟之稿，及門諸子各以己見參訂成書，故卷帙多寡，篇什增損，各家藏本互有異同。今編考略一卷，冠之於首，而以原有題詞、序、跋列入其中，俾前後接貫，一覽瞭然。

一、是編據靈蕤館謝氏本爲主，復以鎮亭山房陸氏、伏跖室馮氏二本參校，凡謝本所遺，悉爲補錄。如卷一已付印，復得馮氏殘冊，增出黃刑部景弢、李尚書康先、陸右都世科三家遺詩，另附卷後。其餘補遺，皆入各卷之內。

一、諸家鈔本間有圈點，或云出自全氏手定，惟書經傳寫，多爲後人竄亂，無從別白，茲依謝、陸兩本從芟。

一、是編係續臬堂李氏前編而作，凡體列目錄多仿胡刻，今悉從之。

一、是編流傳日久，或因原稿蠹蝕，輾轉沿訛，帝虎魯魚多涉疑似，茲仿逸周書例，用方空以闕疑。

一、作者時代不同，凡遇當時廟諱，代字缺筆，如檢作簡，玄作元之類，各存其舊，仿宋刻李鼎祚周易集解例也。至述當代事，有空一格者，亦仍原本。

一、是編古今體詩從諸集選錄，往往先後不分，歲月倒置，且各本傳鈔互異，叙次未能畫一，閱者諒之。

一、是編卷帙浩繁，雖經覆校，仍有訛錯，博雅君子幸糾正焉。

張美翊 馮貞羣

上册目錄

序	沈善洪(1)
原 序	梁秉年(9)
點校說明	(11)
原凡例	張美翊 馮貞羣(13)
詩 目	
卷一 隆萬以後諸薦紳(上)	(1)
徐太常應奎(一首)	(1)
錢臨江若賡(一首)	(1)
周運使保(一首)	(2)
董副使樾(十六首)	(2)
周副使汝觀(八首)	(5)
水丹陽卿謨(一首) <u>海若藏稿選</u>	(6)
史寧國起欽(三首)	(6)
李教諭承采(九首) <u>環江集選</u>	(7)
黃刑部景弢(五首)(補一首)	(8)
李尚書康先(十二首)(補六首) <u>金弢山房集選</u>	(9)
李香河芳馨(一首)	(12)
陸右都世科(一首)(補一首) <u>觀日堂集選</u>	(12)
卷二 隆萬以後諸薦紳(中)	(16)